

看世界

□ 林家全

独木舟勇闯大西洋

色彩斑斓的独木舟、暗流涌动的大西洋、配合默契的渔民们，还有在渔网中翻滚挣扎的鱼群——这一切宛如彩绘，勾勒出塞内加尔捕鱼业的今天。

塞内加尔位于非洲大陆最西端，毗邻大西洋，拥有长达718千米的海岸线。由于沿海上升流将营养物质丰富的次表层水带到表层，这里的藻类资源极其丰富，带来了整个食物链的兴盛，天然大型渔场由此形成。据联合国统计，目前，约有60万塞内加尔人从事手工捕鱼行业。

和许多人想象中的捕鱼业不同，塞内加尔人捕鱼鲜少依靠机器作业，许多人会选择近海垂钓和抛网等传统方式，其中又以代代相传的流网捕鱼技艺最具特色。

彩绘独木舟是渔民们乘风破浪的依靠。这种独木舟长约10米，宽约1米，虽然看起来多少有些简陋，但渔民们依旧对其钟爱有加。无论红橙蓝绿，他们似乎总能找到各式各样的颜料，在船身绘制出动植物、海浪或祈福丰收的图案。

流网捕鱼是一项需要众人协同配合的精巧工作。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渔船已陆续出海，负责掌舵的船长会根据季节、天气、潮汐变化在茫茫大海上寻找鱼汛。由于船行较远、海水又深，加上鱼群活动范围非常广，渔民们的网具普遍极大，动辄长达几百米，大的甚至有上千米。这样的巨型渔网对渔民们的撒网技巧和体力要求都很高，也考验着他们的默契程度。不过，这些都难不住他们。大多数渔民是长期合作的，而且分工明确。比如，等负责放网

的人忙完了，几位“气氛组”成员便会跳入海中用力拍打水面；船上的人也不闲着，他们边唱着号子，边用力敲打船帮，用声音吸引鱼群游进撒网区域。收网分拣是最累的工作。通常，会有两三人负责将渔获择下来，一人负责清除杂物，另有一人将渔网整理好。渔网很沉，又很粗糙，渔民的手掌大多布满经年累月留下的伤口和老茧——这是他们的勋章。

由于缺乏保鲜方法，大多数渔船会当天往返，因而时间安排非常紧凑。渔民们一天的饮食往往需要在船上解决，他们会根据当天的渔获，就地取材简单烹制。

当夜幕降临，岸边人头攒动，那是收鱼的商人等待着渔船的归来。当地的渔民以捕捞沙丁鱼为主，偶尔也有金枪鱼、剑鱼等大型鱼类撞网。

阿尔马迪斯角是通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门户，也是整个非洲大陆的最西端，它的名字源于当地居民用大树皮制成的一种小船。这里有数不胜数的海鲜大排档，很多渔民会选择直接把渔获送到大排档老板手中，只需要简单烹饪一下，原汁原味的美食就出锅了。

当然，阿尔马迪斯角的魅力不仅在于美食，还有美景。尤其是在黄昏时分，海风吹拂，层层叠叠的火烧云便会从海尽头满溢出来，不断向天空延伸。此时的水面不再是蓝色，而是闪着银光的青灰色。在离岸不远的礁石上，灯塔在落日余晖里若隐若现，偶尔可以望见一人一狗踏着独木舟划向远方。如此美景，足以让人流连忘返。

渔业在塞内加尔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地拥有数量众多的水产加工企业，产品不仅可满足本国市场需求，还大量出口到周边国家，部分远销欧洲和亚洲市场，成为塞内加尔重要外汇来源之一。

但是近年来，当地传统手工捕鱼业正在陷入困境。据塞内加尔渔业、海事和港口基础设施部渔业工程师伊布拉西马·洛透露，2011年至2023年间，塞内加尔的手工捕鱼上岸量从37.3万吨减少到35.0万吨。有人认为是，外国工业拖网渔船的到来正在挤压当地渔民的生存空间，两者完全不对等的捕捞能力迫使手工业渔民只能到离海岸线更远的地方才能有足够的收获。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崛起，传统渔业正在向能源开发让路。目前，纵穿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近海的大托尔图—阿赫梅因气田建设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预计将很快投入生产。对渔民们来说，好消息是，油气资源有望成为塞内加尔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之一，而他们也将从中获益；但坏消息是，气田最大股东英国石油公司已经在周边海域划定了禁止捕捞的范围，可供他们捕鱼的地方更少了。

日益短缺的渔业资源加剧了各方纠纷。近年来，塞内加尔政府在海面上放置了大量信标，并据此划分区域，要求各手工业渔村只在各自的划定区域内从事捕捞活动。但是越界时有发生，在部分地区，渔民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因擅闯别村海域产生的冲突不断，有时甚至会演变成流血事件。

捕捞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同

样不容忽视。绝大多数当地渔民会使用相对便宜的尼龙单丝网。但是，这种渔网难以降解，被遗弃后可以在海洋中长时间漂浮，容易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和塞内加尔渔业法规的出台，如今，更多的人开始思考独木舟捕鱼这一文化遗产前景。一辑轻舟勇闯大西洋的胜景能保住吗？渔民们能否在被工业渔船和海上油田占领的海洋上找到新的谋生之道？尽管答案不得而知，但宽广的海洋总是会孕育新的希望。

生活总是让我们面临道德上的艰难抉择，它要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对与错、善与恶、利他与利己之间作出抉择。

我们是否愿意帮助他人，是否愿意为需要的人捐款，是否愿意从我做起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尽一份力，利己与利他总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相互较量。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坚信自己是正直的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人曾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作出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的决定”。

德国行为经济学家阿明·福尔克在《人性的博弈》中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剖析了人性中的理性与情感、自私与无私等问题，并通过大量案例展示了人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博弈过程。

比如，在涉及道德困境时，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一个著名的实验是“电车难题”，这是哲学家菲利帕·福特在1967年做的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一辆电车失去了控制，即将碾过前方轨道上的5个人。人们有机会将电车转向旁边的轨道，但旁边那条轨道上也有1个人。如果你不幸是那个必须作出选择的人，你会怎样抉择？

研究人员还对这个实验做了衍化：假设你需要作出的决定是不是让电车转向另一条轨道，而是是否将一个人从桥上推下去以逼停列车，救下其他人，你又会如何选择？

实验结果显示，在经典实验中，大多数人选择让车改道；在衍化实验中，大多数人不会选择推人下桥。研究者将这种差异归因于情绪：一想到要主动把人推下桥，人们就会自动产生厌恶的情绪反应，并将该行为归为道德错误；而在“只”让火车改道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反应则没那么明显。

情绪和情感在人们的行为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焦躁不安、疲惫不堪或悲伤抑郁时，我们的行为很可能与情绪平和、心情舒畅时不同。同时，由于做好事会提升自我认同水平，并由此产生幸福感，部分抵消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因而从理论上说，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做好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

在现代生活，人们需要自己单独作决定的情形很少，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要在群体或团队中与他人共同决策。不过研究却发现，人们在群体决策时的表现并不稳定。

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动机尤为重要，那就是行为是不是“关键人物”，也即他或她的决策是否能对事情的进展起决定性作用。假设没有人需要帮助，而“我”或“我所在的团体”是唯一能为他提供帮助

悦读

利己与利他的

的，那么“我”或“我所在的团体”就会倾向于积极决策。假如只有你一个人，并非是在社会上，那么“我”的积极就会下降。导致不同心态的核心就在于对“关键人物”的判断：当“我”是那个“关键人物”，“我”更倾向于主动承担责任；当“我”不是那个“关键人物”，“我”承担责任的意愿就会下降。

这个研究成果深刻影响了今天的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如果一个组织想要确保取得对社会负责的效果，就应该将责任赋予每个个体。”阿明·福尔克认为，“每个人都必须知道，一切由他自己做主。他不能隐藏在别人的决定之后，而是要意识到自己举足轻重，相信自己是决定事件的‘关键人物’。”因此，是社会许多工作往往以分工为基础，由此激发出员工更强的责任意识、更充足的工作动力。

“关键人物”同样也是理解“不合理的市场经济行为”的一个视角。在市场中，个人很难成为“关键人物”，因此很多人对此多少显得有些冷漠。如果有消费者购买了廉价但是以不符合动物福利标准的方式生产的猪肉，他可能会良心不安。但他可以对自己说：“就算我不买，也会有别的人来买。”……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同一个强大且令人信服的观点：“如果不是我，那就是别人。”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不得不承认，每当选择出现，人性的弱点总会露出头来，刷一下“存在感”。每个人都面临着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挑战，每当此时，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正确与错误、成本与收益就会在内心深处捉对厮杀，而自我认知、情绪和情感等也会时不时地参战。

这就是《人性的博弈》希望告诉读者的内容。纠结很正常，摇摆也很正常，正因为人性不够完美，才更需要研究者不断挖掘剖析，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自身的局限，进而提供改变策略，构建一个更能激发个体“亲社会行为”的社会环境。

善与恶是道德判断，但不止于道德判断。让社会更美好，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愿望层面。了解人类的内心，进而改变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为经济学的终极目标或许是激发人性的光辉。



本版编辑 韩叙 杨楠林 美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gjb@jrb.com.cn

美丽又顽强的温带雨林

陈鸿斌

相较于热带雨林，温带雨林名声不显，且相对稀少，纵观全球也不过5处。其中，奥林匹克温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该国家公园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北部奥林匹克半岛的中央地区，因海拔2428米的奥林匹克山得名。公园中不仅有常年被冰雪覆盖的高山，还有大量高山草甸以及古森林，是太平洋西北部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温带雨林之一。

关于公园的得名，还有个有趣的故事。据说，1788年，一位名叫约翰·米尔斯的英国海军上尉被半岛的最高峰所震撼。虽然其海拔只有2400多米，不算特别高，但由于它屹立于海边，因而显得尤为高大。米尔斯认为其雄伟有如希腊神话中诸神的居住地，于是称之为奥林匹克山。

奥林匹克温带雨林公园以复杂的生态系统闻名。由于被冰川隔绝，奥林匹克半岛逐渐演化出了自己独特的生态系统和生物体系，至少有8种植物、5种动物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

笔者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前往游览的，本以为不会有太多游客，没想到等候入园的车辆早已排起长龙。为确保所有上山的车辆都能有停车位，公园对车辆实行限流，我们也因此等待了大约两个小时。公园不按人头计费，而是按车收费，每辆30美元，这也是美国许多国家公园的通行做法。

公园内处处草木葱茏，丝毫不输热带雨林，有许多直入云霄的参天大树，也有许多倒伏于地面上的大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雷击“受害者”。不少大树被雷击后并没有死亡，虽然树干已经中空，但依然倔强地生长着。更神奇的是，有些树木几乎被拦腰斩断，居然还能从其光秃秃的根部生长出新的嫩芽，令人深感生命的顽强。除此以外，还有少数“性格跳脱”的树木横向生长，颇有“横行霸道”之态。

漫步其中可以看到，巨大的针叶树林间美洲鹿尽情徜徉；海边岩石垒垒，海滩上留有大量海豹、黑熊和浣熊往来的痕迹。据统计，公园内生活

着约140种禽类，此外还有游隼、本南特貂和斑纹猫头鹰等濒危动物。

据专家介绍，要形成这样的雨林，需要同时满足两大自然条件：一是湿度必须非常高，即便不下雨的时候，空气也要足够湿润，最好有薄雾缭绕；二是温度要适中，高了低了都不行。由于靠近太平洋，奥林匹克森林天生就具备这样的优势。内陆山脉的陡坡使得太平洋的水汽攀升，积聚饱和后形成大量降雨，汇集到长长的河谷中。

除此以外，足够强大的生态系统也是必要条件。比如，倒下的树木不仅为林地提供了大量养分，而且经常直接成为小树苗的“哺育木”。细菌和真菌慢慢分解哺育木中的纤维，哺育了苔藓和地衣，充足的养分又为种子发芽生长提供了条件。一段时间后，哺育木彻底腐烂，新生树木拔地而起。

这或许正是许多游客偏爱自然奇观的原因所在。在这里，生命是如此脆弱，又是如此顽强，大自然的神奇令人惊叹。

